



珐琅微雕珠宝盒,曾是法国公主嫁妆。

林雨尘 本报记者 孙磊

“我一个人坚守着浙江老字号‘庞氏时光’,老年报的‘老字号·新消费’系列报道,每一篇我都看了,感触很深。”上周五,修了38年古董手表的庞建德致电本报编辑部表示,他家老字号传了四代,想为读者送上100个免费鉴定拆洗保养钟表的名额。

一个人坚守的老字号长啥样?记者探营杭州市上城区中山中路银发时尚街区303号。

四代坚守“时光”流淌

店门极窄,仅容一人出入;店内古色古香,萦绕淡淡檀香,悬挂各式古董钟。1967年出生的庞建德坐在柜台后聚精会神修理。墙上挂着几张旧照,那是前三代掌门人,庞建德的曾祖父、祖父和父亲。

“庞氏时光”起源于1894年(清光绪二十年)。彼时,在南京学习了6年的庞子仁(庞建德曾祖父)回到杭州,在中山中路的寿安坊(今官巷口一带)租房经营钟表业务,店名为“时光”。后在清泰街和延龄路(今延安路)开两家分店。预备开第三家店面时,战争爆发,庞家子嗣离散。

1949年之后,庞建德大伯庞春泉在中山中路467号开起了“华南钟表行”,为全省各地钟表店提供修理材料。1987年,庞建德在自家弄堂里摆了个修钟表的小桌,重新打出了曾祖父用过“时光”招牌,直到今天。

“庞氏时光”送上100份心意 三十八载修表四万余枚



扫码留言

艺高胆大 直播修表

如按照平均一天修三枚手表估算,庞建德这38年修了四万多枚。他梳理了一份“最”字清单——

经手修理最多的表是上世纪80年代末的上海牌手表和杭州西湖手表,修过最多的钟是统一机芯的英雄及其他各式品牌闹钟。从2010年开始,修理最多的名牌手表是劳力士。

最难修的钟表是价值十几万元的大自鸣钟和三问(打点打刻打分)人偶白珐琅双芝麻链怀表,有的需要修三个月;

修过最古老并且价值超百万元的是欧洲国家大师签名古董表,有两三百年历史。

修过的最贵人工费接近10万元,因为要定制零部件,那是拿破仑时期的古董钟,由一位法籍华人钟表收藏家送修。

庞建德自然碰到过假表,其中劳力士的假货最多。刚开始,仿制得很粗糙,后来出现高仿甚至是一对一复刻表,就算是有十年经验的维修师傅,也容易走眼。“如果我认定是假表,会找个合适机会‘点’一下,其实大部分人心里都有数的。还有些人是吃不准,专门来鉴定的,我就实事求是说,并不会尴尬。”庞建德透露,有些贪小便宜的钟表师傅故意不说是假的,但却收取真表修理费,等客户取表时,对方会称真表被换了,“那真是有苦说不出,哭都来不及。”

他透露,“庞氏时光”别称“三修堂”,有着“三修三不修”的祖训:“三修”是“修身、修性、修表”,“三不修”是指“来路不正不修,不爱护不修,无理要求不修”。此外,修表要有“软硬”两种功夫,硬功夫就是会手工制作各种零部件,软功夫就是在钟表动态情况下凭借经验找出问题加以解决,“手不抖,眼不闭,呼吸平缓,外加屁股坐得牢,有时候活儿一沾就是七八个小时。”

而这些“软硬”功夫,庞建德全凭家传和自学。他高中毕业后读了两年火电技校,在热电厂做了3个月,回家学修表。父亲随手给一枚上海牌7120手表让他拆了装、装了拆,周而复始。之后接到这类病表,就交给他修,最后看他真的搞不定,就点一句“你那个地方去看看”。慢慢地,父亲只坐上午班,下午管自己爬城隍山,几年后交给庞建德独当一面。

顺其自然“被看见”

为了紧跟时代,现在店里还有不少特色服务,例如在工作台架设摄像头,用直播的方式让顾客通过屏幕同步观察整个拆装、维修、保养过程;比如,向顾客传授如何正确使用、保养、辨别各类真假品牌钟表的知识;还比如,由顾客参与个性钟表设计。“过几年就要退休了。”庞建德笑着说。

接班人找好了吗?“没有。”庞建德透露,24岁儿子在北京一所985高校攻读理工硕士。“随缘吧,谁说年轻人的选择不会带来下一个风口呢?”

会有遗憾吗?“顺其自然就好。”庞建德表示:“通过老年报的报道,给我家老字号留下时代印记,这样的‘被看见’很有意义。”

关于钟表,你经历过哪些难忘的故事?欢迎扫一扫本版右上方二维码关注本报微信号并留言,编辑部回复的读者将获得“庞氏时光”免费鉴定拆洗

保养维修名额一个,限额100位。



约上世纪三十年代由瑞士制造的百达翡丽18K三问(打点打刻打分)打簧怀表(表链原装,缺怀表挂架)。



飞龙在天百鸟争鸣珐琅钟。

本版均为受访者供图